

## ◎人生絮语



## 心有所爱

我不完美,我本就如此,但我心有所爱,有梦可追。

冬日的雪花短暂而绚烂,雪中的生命脆弱亦坚强,都像我们走过的路或者天寒地冻里实现最遥远的梦想。

我在窗前的钢琴上看似熟练地弹奏着那首第四奏鸣曲,心里却已不耐烦到了极点。忽然,我一连接下数个琴键,不和谐的声音,瞬间充斥了房间,中断了我的练习,我烦躁地合上乐谱,拿起身旁的水杯,沉默地走向阳台。

如墨的黑夜笼罩了天地,身边却是万家灯火,雪花从空中悄然降临,远处的爆竹声隐隐在我耳边响起,我的心情仍旧烦躁,考级的日子迫在眉睫,可乐曲中总有那么几段在弹奏时会断断续续,极不连贯,总有几个音会在突然弹到时茫然无措,然后弹错,乱了节奏,我不停尝试却无法克服,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迷茫与无助。

看着一朵朵在空中盛开的烟花,我忽然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同样大雪纷飞的夜晚,我拉着妈妈走进了那家琴行,我在琳琅满目的乐器中只一眼便相中了这个全身黝黑发亮,体型庞大的乐器——钢琴,我用稚嫩的声音指着钢琴说:“妈妈,我喜欢这个。”妈妈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,她蹲下身来认真地问道,你确定吗?我使劲地点了点头。确定,我回答道。

烟花的嘶鸣声划破天际,把我从回忆中拉到了现实。一晃数年已过,我才如梦初醒,原来钢琴是我在年幼时便种在心中的种子,它如今生根发芽,承载着我的梦想,一直是我心中的挚爱。

我再一次回到钢琴前,却有了不一样的感觉,他仍是最初的模样,我又怎能轻言放弃,我打开乐谱。找到那些出错的乐段和音符,反复练习乐段。节奏乱了,我便打开节拍器,节奏快了跟不上,我便放慢速度,一遍又一遍地弹这几小节,直到越来越熟练,直到节奏趋于平稳,总是弹错的音符则成了我通往音乐殿堂的拦路虎,我不

厌其烦地弹这些四分音符,十六分音符,弹到我终于形成肌肉记忆,不出错为止。从前柔软而无力的无名指也在一次次的练习中愈加从容有力。从白天到黑夜,从繁星漫天到旭日东升,我的手指在黑白琴键上自如飞舞,轻盈地穿梭,僵直的手腕很痛,泛红的指尖也很酸,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,他们都是我追逐梦想旅程中的勋章。在这个同样寒冷的冬日,我的梦想与不完美的自我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。我不完美,但我心有所爱,有梦可追!

梦想千万里,所爱各不同,青年本该如此。每一个梦想都有一份赤诚的热爱,每一份梦想都值得被用心对待,即使我们并非完美。

文/冯小桐

## ◎青青左岸



## 秋歌

中秋桂花香。今年不同,到了时节迟迟不开,挤在山林道旁,安静地绿着。风吹,枝叶微动,沉默着。

如约定,到了一年薄凉时,人们习惯等待着自然里馥郁却不浓烈的幽香,知是中秋来。花期如梦,生在长江尾的友,忍不住打听,你那桂花开了么?没呢,想起楼下那排桂花,坦然样子。莫非不开了?友好奇道。今年入秋后连续高温,旱着。不过有植物专家说,秋凉了,等场雨水来,桂花还会开的。

十月寒露生,一场秋雨催,枝叶湿透。清晨行走街头公园步道上,寒气里微微暗香,桂花果然来了。

想着秋桂如仙,花香袅袅而至。寻味去,远远望着,像是等待已久的人,举着伞,站在树下微笑。细细打量,举手投足,一如想象的模样。季节里,徐徐散发清幽的气味,沁人。顿然萌生莫名的感动与美好。

往年宅巷的庭院里生长着一棵老桂花树,每到茶品月饼时,阿婆总要年年给娃们重复着奔月神话。直到有年,阿婆去了,桂花每年如期开着。阿婆离开那年,中秋风起,撒了一地的桂花,都说是阿婆来给娃们讲故事了。

院落中秋,人约散尽。孩提时我们喜欢伏在青石桌,托着

腮,抬头打量着枝叶间金黄色花瓣,细碎簇拥着,也不妖娆鲜艳,只飘着香气,弥漫在巷口,让过往街坊,步伐慢下来,抬头打量。有天我忽然发现,每次人们赞叹,桂花都轻微抖动着,好像共享它一年中高光最尊耀的时刻。

友人聚会散场,热闹去。提着酒气站楼台,俯望,楼前一排安静桂花树。不似往年浓烈,只在风中少许香气。眺望不远山里,一轮明月下,植林黝黑,夜静山空,人闲桂花落。这般场景,想起元人张养浩留词,“一轮飞镜谁磨?照彻乾坤,印透山河。玉露冷泠,洗秋空银汉无波,比常夜清光更多,尽无碍桂影婆娑。老子高歌,为问嫦娥,良夜恢恢,不醉如何?”

这年,友人见了又散。谋面欢喜一场,再聚又是何年。日子匆忙,终是抵不过时间消磨,老态横生。年轻时,若楼台下桂花树,洋溢着韶华气息,热情而浓烈。岁月间,渐渐散场,落寞成岗上独一株,却积累岁月,暗自成香。

这年,相识相叙,我们彼此珍惜,成就一段岁月如歌。也许生命里,注定只有一段短暂的际遇。花期里等候的人,也许若世人所说,该来终究会来的,无论见与不见。如这年的桂树,迟滞不开,纵然十月里,只为约定。

年轻时,读诗。读诗人席慕蓉的文字,读她的《树的画像》,“当迎风的笑靥已不再芬芳,温柔的话语都已沉寂。当星星的瞳子渐冷渐暗,而千山万径都绝灭踪迹。我只是一棵孤独的树,在抗拒着秋的来临。”

秋夜入梦,清凉如水。岗上一株桂树正静静生长,时光如风去,所有日子里传说都会化作清香,幽然而发,忽而散尽。秋有暗香来,抗拒,也许只为等待岁月里的会心,只为延长那刻永恒的记忆。

时光不留情,匆匆过。

文/杨 钧

## ◎一寸芳草

## 送别

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。红彤彤的落日斜挂于山顶,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,长长的西风抚摸着我的脸庞,层层细浪浸湿了鞋子,也浸湿了我的心。那片林中,落叶正在飞舞,像一只只蝴蝶,无奈地等待秋时的剧终。风依然温柔,水依旧静静地流淌,何处寻觅往日的友情。

这是我们分别的地方。记得当初送你到这里,岸上柳丝

低垂,溪边水声潺潺,风中悠扬的笛声携着落日余晖,心头是离别的惆怅,你的身影在浅浅的笛声里,渐渐远成一个忧伤的音符。眼前升起一片薄雾,心中那一份不舍就在瞬间轻轻荡漾开来,化成了长长的情思。

一个人的世界,连风,也不曾停留,形只影单,只有一弯细月醒在夜空中,将我寂寞的身影拉得更长。柳絮飘飞,青城小巷,留下了我们梦一般的回忆。

校园里,我们穿一样的衣服,一起在食堂吃饭,总会是不同的两份,肉菜被夹来夹去,最终会留在饭盒里,于是,用“石头剪子布”的游戏,决定谁来吃。有时还趁着宿管阿姨打盹的时间,偷偷地在宿舍做饭,我放哨,你炒菜,总会吃得我肚子溜圆,还埋怨你让我吃胖。参加学校舞会,为了我们能够共舞,你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男步,霓虹灯下,我们肆意地旋转着,爽朗的笑容淹没了整个世界。

没有课的时候,你总会拉着我在校园旁的田野里玩耍,呼吸着新鲜的空气,看着花絮飞飞,不知名的野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,蛙声此起彼伏。跑累了,我们会躺在柔软的草甸子上,看着天空中的白云,天空似乎更蓝了。面朝蓝天,寂寂无语,阳光下是你我青春的剪影。你指了指天上的云,“你看那片云,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后的日子一片光明。”

静默中,我重新读你,读你的眼神,读你的话语,读你的心,读你的一切……你说世上芸芸众生,相逢是难续的缘;你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,来日方长,我们终会相见。

我低头往回走,一阵风吃过,终于听清楚来时的笛声,是一首“送别”。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,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……我的心微微一震,猛抬头,月不知何时已悄然爬上山顶,我却陷入了无限的沉思和遐想。

文/屠凤彩

## ◎寻味日志



## 准格尔山药丸子

土豆进入我们的餐桌,比

起莜面来要晚得多。大概是明末,土豆才从宫廷来到民间。土豆与莜面似乎天生有一种亲和,在北方迅速完成了一次联姻,一个养命的奇迹也发生了,它成了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食物事件。

食物的演变,是看得见的历史,摸得着的沧桑。土豆与玉米一样,从御食到草口,到最普及的农作物,拯救了三百多年前的一个饥饿世界。

有一年陪一个朋友去北京中医院,诊疗后朋友好生失望,大夫建议他多吃些土豆,专家的话,他还是听了。飞机甫一落地,便去吃莜面山药丸子。

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一个道理,愈是制作简便的食材,愈可以随心所欲,谁也无法准确告诉我,山药有多少种食法,或许就在你读到这行文字时,又一种新鲜的吃法在这个世界上诞生了。让你处在一种亢奋中的食物,大抵的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,可以有很多选择。山药就是这样一种食材。

单是山药和莜面的组合,便可以生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奇妙世界。哪个主妇,也会做出几种山药菜品来。还没有哪种食材,可以像土豆一样,可以随心所欲满足你的厨艺。蒸、煮、溜、炸、炒,切、削、剔、拔、鼓,应有尽有,甚至无中生有。

准格尔山药丸子有多少种吃法,街上烤红薯的大爷说,多如牛毛。我说,有多少双手,就有多少味了。

土豆最大的一个食材特点是它的丰富性,它几乎可以平衡北方所有的食物,制作出可口的食品。

再说山药丸子,不同的蘸料,如同不同的性格,赋予了山药丸子新的口感。无论你是锦衣朝服,还是寒魂落魄,山药丸子一个本色,百胃一餐,包治百病。至于山药丸子的做法,人人是高手,有心则鲜,味胜天下,你便是王了。

最叫我惊讶的是,山药丸子也登堂入室了,很多国宴大师,也做得一手好山药丸子。有一天在太原迎泽宾馆,吃过一回玫瑰、百合、草莓蘸料的山药丸子,配以醋饮料,清新悦目。没想到的是,丸子中间藏了一块平遥牛肉,这画龙点睛的一笔出人意料,这道山药丸子也由此涅槃,委婉中有秀阔。你会觉得这风土眉清目秀,这山河疏朗可亲。

正是寒露,新土豆也浴土而出了,如果你经过准格尔,不妨停下脚步,吃上一笼山药丸子,甚至可以试试山药酸粥。人生的幸福,可能就是一种邂逅,抑或不经意间一杯一箸的意外之味。

文/王建中